

望錢學長以「侍郎」地位，在同學會中，提倡講述經史。更希望其能贊助政府，使各級學校，有名無實的讀經運動，徹底實行。並擴大於全中國各角落，以收拾人心，挽回國運。

還有不能不說的，就是國民黨爲輔導社教的不足，於各機關設有員工教育委員會。但其工作多側重於體育樂育，而忽視德育智育。尤其對於德育！視爲不能合員工興趣。很少設施。須知耶穌教初入中國，信者能有幾人？而傳教的絕不以信者寥寥，中止不傳。直至今日，耶教在中國，竟成爲社會的通好。其所以能收這樣的效果，實由於歐美各國政府，竭力提倡，大資本家大量捐款。財力人力，既富且厚。傳教士始能持以毅力。久而不懈。並非耶穌教義超出其他教義之上，而有特殊的魔力。倘一讀其聖經聖詩，通卷不外神愛世人世人切莫爲惡而已。能比儒教「汎愛親仁」之外，五倫之教、修、齊、治、平之方，無一不備的好嗎？我們有此環

寶，不自珍視，而來拾人牙慧，豈不是教典忘祖嗎？更要知道，我們不重視自己，就是數十年來，國人不能經史貴重的原因。我們要想使國粹不亡，中華民族復興，非人人

具有傳教士傳教的精神來講述經史不可。在國家有地位有聲望的人士，尤應盡力倡導不以環境的阻撓稍有灰心。不知各位學長以爲如何？

(完)

我憶楊林

邱名棟

楊林是昆明東面嵩明縣的一個小鎮

三十二年的初春，我打從重慶來雲南，到第五軍去任軍需工作，當時的第五軍司令部便設在楊林。我走下火車步出車站時，便看見市鎮右邊的高崗飄揚着一面國旗，我猜想那便是軍司令部的所在地。沿着凹凸不平的土路向市鎮走去，路旁的水田裡只剩下些稻草樁，草樁上偶而飄拂着一絲絲的再生禾。煦和的風在空中散佈着泥土的氣息。不一會便走到市鎮裡。

這市鎮很簡單，看來只有一橫一直兩條街。在近十字路口地方，開着幾排店舖；大都是雜貨店、吃食店、理髮店，顯然是適應駐軍需要而新開設的。街路是用石頭鋪砌的，皮鞋踏在上面格格作響，要如一不小心，便會踩在牛屎裡去。轉出右面橫街，走上一個小坡，看見一座破舊的大廟，兩邊斑剝的土牆上寫着「軍令如山軍紀似鐵」八個大字。我向門口衛兵一問，軍司令部果在這裡。

我把公事接洽了一番之後，便

在一間邊殿裡暫時住下。那裡的神像，都會用竹籬糊紙遮隔起來，但神目睜睜，每當夜深夢轉，總覺得陰森森的有點駭人。

公餘之暇，我和同事們常到街上踅躑。順便看看房子，預備把留在重慶的家搬過來。這裡大戶人家不多，好房子更少，聽說只有李家的房子比較好些，便進去看看，一位老先生坐在那裡晒太阳。

「老先生，你這裡有空餘的房間嗎？」

「喔，這間房間曾經貴軍前參謀長住過，現在還空着，你可以看看。」他用手指着樓下一間正房。我推開房門看看，是一間地板房，牆壁粉刷得白白的。靠牆放着一張大木床。前面是一列玻璃窗，窗外樹木扶疎，那還是一個小花園呢。

「我可以搬來住嗎？」

「歡迎，歡迎，這是空着的，你喜歡便搬過來住好了。」

這位老先生和藹的態度和好客的熱情真使我佩服。後來知道他是

李小華老先生，是本地士紳之一。第二天我便把行李從那陰沉的邊殿搬到這邊來。

住些日子後，自然和老先生一家人熟識起來。他家原是膏香門第。老先生是前清秀才。他有一位公子，三位小姐；公子在省公路局任技士，大小姐在雲南大學念書，二小姐已出嫁，夫婿是一位工程師（鎮江人），三小姐在念中學。他們一家人溫文爾雅的風度，在這鎮上很難見到第二家。

二月中旬，妻帶着宇兒璐兒從重慶來了。老先生還特地備菜爲我們接風。這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。在這樣交往之下，我們相處得像親戚似的。後來李公子廷棟還和我在一起工作，我們成爲最要好的朋友。

我到楊林，正是陰曆初正。鎮公所旁邊一塊空地上，正演着社戲，那戲臺是臨時搭起來的；戲裝，險譜和動作都與京戲一樣，只是腔調高吭些。使我覺得特別的，是那「卜」「卜」的鑼聲。我以爲那鄉

下戲班用的是破鑼。後來在昆明看演戲也是如此，才知道演戲的鑼聲原來就是這樣。

楊林正月間還有一樣娛樂是打秋千，不但小孩子打秋千，就是十八歲大姑娘，以至小腳婦人也同樣打秋千。秋千架有些是用木造的，有些是在樹枝上掛兩根繩子，配上一塊木板，便照樣打起來了。她們往往是一夥兒，一個一個的輪流來打，嫩綠嫣紅，在空中畫着弧線。雖然圍了很多村男或軍人在看，她們好像目無所視，怡然自得其樂。在初到雲南的我看來，倒覺得這玩藝兒替古樸的村落頓添了不少的嬌妮風光。

楊林東面有一個小型飛機場。友人楊君在那裡工作，他曾邀我去玩過。那飛機場附近是一片大草原。據說每當黃梅時節，兩水淹積，望以似汪洋大海，本地人稱之爲「楊林海」。海裡生產着小蝦子，到了夏末秋初，海水乾涸。居民拿網捕捉蝦子，搥碎了用鹽醃漬起來，便是楊子蝦醬；這和淺綠色的楊林

燒酒同樣出名。

沿着滇東公路西去，大約三公里路，有一個大堰塘，就是利用山峽地勢，從谷底築起一道高堤，把山上天然的溪流匯蓄起來，作為春季插秧時灌溉之用。這是一個簡單而聰明的辦法，我這個來自海隅的人向來還沒有看見過。——我不曉得它有無名字。姑把它叫作「楊林湖」吧。

楊林湖下方的堤坝上栽着密密的柳樹，當三月水漲時，湖面寬廣，湖水澄綠，水鳥點點，出沒碧波白浪間。星期假日，我常邀約二三位好友，帶些簡單的點心，到這山隈水涯，靜靜的享受一天。也許因為我生長在海濱吧，我特別喜歡水。水是那樣的生動，水是那樣的玲瓏，水代表智慧，水代表生命；要是長久不接近水，生活便會覺得枯澀與呆滯。因此楊林湖便是在楊林二年中最常去的地方。

楊林這個小村鎮既古樸，又明媚假如把楊林比作古美人，那楊林湖便是美人的明眸，假如把楊林比

作梳裝臺，那楊林湖便是梳裝臺上的明鏡。楊林啊！我什麼時候才能

再次一親你的芳澤呢？

喫

麵

——往事已是成記憶——

藥
仁

我是南方人，却歡喜吃麵，對於湯麵，尤其特別愛好。記得初來寶島，市上僅有黃色的冷拌麵，我會經踏遍全市，爲找不到麵館而大興尊鱸之嘆。要不是友人時常邀我吃壽麵，看要幾年不知麵味呢。近來市上麵館林立，麵攤到處都是，吃麵當然不成問題。最難得的是同宿舍的同事，也竟與我同好，我們每星期至少吃一頓麵，已經成爲定例。

湯麵的種類繁多：肉絲、雞絲、牛肉、三鮮、大滷、蝦仁、排骨、火腿等等我都吃過，但似乎總沒有岳母煮的好吃，十幾年前我每次到岳家去，岳母要親自爲我下一大

碗湯麵，上加兩個雞蛋，麵條是新桿的，作料相當豐富，煮法又與普通不同，所以吃起來特別鮮美。有一回妻也在那裡，岳母照例下了一大海碗牛肉麵，自然少不了又是兩個雞蛋，彷彿用堆高機堆得高高的，教妻端來我吃。妻駭然說：「這一大碗，怎麼吃得下？」老人家笑嘻嘻地向我呱呱嘴，我假裝看不見，粥一送到，筷匙並舉，狼吞虎嚥，吃得碗底朝天，連湯都不剩一點。她們相視而笑，我暗地裡也自好笑。現在岳母，墓木已拱，妻也久無消息，想起過去的情景，真如夢幻一般。